



# 一面镜子 映照灵魂的明暗

## 问我们：你活得无愧吗？

□河南日报记者 朱夏炎 王钢

(上接A12版)

### 一面镜子 映照灵魂的明暗 问我们：你活得无愧吗？

李文祥老人很后悔。

他拍着额头叹息：“哎呀，后悔了！给党和国家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！那天，要知道来的是省委书记，俺不会把布包拿出来，省委书记说话惊动大呀。俺要不拿出来，卢书记也知不知道。”

豫东方言常把“不知道”说成“知不道”。

春节后，趁市里把老人接到濮阳市人民医院体检的3天时间，家里进行了简单修整，堂屋装了顶棚，破厨房改成了板房。以前最贵重的只有一台21英寸老电视机、一台生锈的缝纫机，现在添置了沙发和彩电，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和暖气片……这些有民政部门帮助的，有部队送来的，也有敬慕者赠送的。

老人呆呆看着焕然一新的家，记者感觉到，他对眼前新式物品的概念是模糊的，他知不知道，也不关心，究竟这些物品价值多少。他看见的只有情义，他坐卧不宁地忐忑着，忧心忡忡地不安着。在心中的一台施与受的天平上，他以往献身付出的施轻于鸿毛，现在纷至沓来的受却重如泰山。他不能坦然于这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。

“我要知道你们收拾屋子，就不去濮阳体检了。”他懊悔地念叨着，甚至希望大门外不再有人进来，“没人来，就不花钱了。比我好的人多得很呢。一个老头子，没必要花钱，有这钱建社会主义多好！”

古稀老人的这一份心跳，省委书记卢展工听到了。

3月31日中午，全省首场“李文祥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”后，卢书记会见报告团成员，省领导孔玉芳、刘春良、颜纪雄等参加会见。

时隔近3个月，李文祥老人又见卢书记，心头一热，老眼泛起泪光。卢书记像一位晚辈，快步上前扶住老人：“李老，又见到您了，很高兴啊！”

李文祥的老伴笑道：“听说要见卢书记，他激动得一夜没睡着。”

卢书记坐在老人身边，亲切地拉起家常。沙发软，他让老人“往后靠靠，坐得舒服点”。老人如见亲人，向他诉说后悔：“你去家里以后，好多人来看我，俺给党委、政府，给大家添麻烦了！”

卢书记抱歉地笑了，安慰老人：“是啊，本来您的生活是那么平静，很不好意思破坏了您的安静生活。这些日子这么多人不断去看您、向您学习，您又是从来不愿给大家添麻烦的，但您的事迹和精神正是我们现在要大力弘扬的啊！不要后悔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”

卢书记叮嘱老人家乡的领导同志：尽量不给老人带来更多负担，“不能让李老累着，毕竟这么大年纪了。”

合影时，卢书记扶老人在前排坐好，又从领导们站的后排俯过身来，帮老人整理胸前的奖章，说：“这些奖章多少年都没挂了？一定要把它们露出来。”

临别，卢书记献上一束鲜花，老人的微笑在花丛中绽放。

卢书记十分快慰，看得出来，下乡调研慰问无意之中发掘出一个重大先进典型的过程，使他享受到了一名探索者的乐趣，拥有了一名发现者的成就感。他不禁赞叹：河南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地方！

范县早在260多年前，就已为郑板桥津津乐道。这位冷傲的“扬州八怪”之一，清乾隆七年至十一年(1742~1746)曾任范县县令近5年，“衙斋卧听萧萧竹”，他抚摸这片大地的目光竟如此温柔：“范县民情有古风，一团和蔼又包容。老夫去后相思切，但望人安与年丰。”

淳朴和蔼的民性乡风，正直忠勇的道德伦理，无疑也渗透在共产党员李文祥的血脉之中。

到村里采访，从一群老汉的说笑声中，隐约听到喊李文祥“黑”。记者追问什么黑，他们说，李文祥外号叫“黑老包”，既指他脸色黝黑、不怒而威，也指他正气凛然、刚正不阿，就像戏曲中的包公。一提“黑老包”，全村老少都知道是那个敢住在老公庙的李文祥。

老7队的韩福运，从小就和李文祥一起挥舞树枝玩打台游戏。他说，文祥这个人言语不多，但爱说理。他性子刚强，说出话来，大家都跟着走他那个路，因为他说的是正理，别人说的没他那个理真，他是为了集体，以理服人。

当村干部，想多吃多占是方便的。生产队老会计陈玉文说：“有的村卖好几头大牛都不够村干部花，吃惯了天天想出去吃喝，群众反应很大，反映了也白搭。但是李文祥当了多年干部，最清白，风气正，没有多花集体一分钱，没有多吃集体一粒粮食，分粮分红都是按人头参加分配。因为有他，老8队的干部都很正派。”

因为生产队长常与会计商量工作，副队长一度怀疑两人走得近有猫腻。心底无私的李文祥定下严格制度：会计不管现金，另外公选一人管现金。那时仓库等于金库，虽然堆的只有粮食，但集体公积金、公益金和花钱买肥料、买农药等都靠这粮食换取。李文祥给仓库配了4把锁，仓库保管、会计、贫农代表各一把，再给副队长一把，自己却不染指。群众对干部放心，老8队风平浪静。

当了十七八年村干部的李文祥，“官儿”越当越小。白衣阁自然村内，行政村建制分分合合，1970年以来先后划过分过4个大队、2个生产队、5个生产队、8个生产队，90年代成立东、西、南、北街4个村民委员会。曾任生产大队长的李文祥，分成5个生产队时，他成了3队长；分成8个生产队时，他成了8队长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他更是主动辞职：“我年纪大，文化低，还是让年轻人上来干吧。”

权力、官位，能对无数人产生强烈诱惑，李文祥却是一个“绝缘体”，即使穿过诱惑的鹅毛大雪也能雪不沾身。究其根源，还是来自战火中的启蒙。他说过，当年谁在战场上提拔，谁就意味着牺牲得更早更快，因为当兵责任小，当官责任大，当干部的肯定是迎着死亡冲锋在前。淮海战役中，李文祥一个月连升两级，先提副班长，又提班长，那是因为他敢拼敢死。那时接到提拔任命，不会弹冠相庆，只会义无反顾慷慨赴死。

无论战争年代，还是平时时期，他认为党员干部始终都应如此，摩顶放踵地牺牲，毫无保留地奉献，不斤斤于个人利益，忠诚于党的事业。而事业就是使命，就是责任，心随责走，责随职走，除此之外别无所求。

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党和国家注重落实老干部、老党员、老军人的生活待遇政策。对于建国前就参加革命并加入党的李文祥来说，脱离农村贫困生活的机会来了。

1979年，他当农民17年后，原单位福建省建设厅突然来了两位同志，告知组织上决定恢复他的干部身份，请他回福建工作。原来一同返乡支农的人都要回原单位了。李文祥很感动：“这么多年了，没想到组织上还惦记我。”来看他家境寒碜，说城市比农村好，催促他收拾家当启程。他反而冷静下来：“困难是暂时的，日子慢慢会好的。我在农村这么多年，已经习惯了。再说我是生产队长，村里群众也需要我。要是大家都去富的地方，穷地方没人来，那不就更穷了？”

1984年7月，县民政局按他原工资额的40%每月发退职救济费26.48元。1985年福建原单位又派人外调，确定从10月起每季度给他寄发退职补助费。他拿着收据找到县民政部门，说不能两头拿钱让国家吃亏，不再享受救济费。2005年，福建原单位倒闭的消息传来，停发补助费。2006年1月起，县民政局每月给他发老复员军人补助费300余元。

女儿金英那次惹恼父亲，大概就是第一次领老复员军人补助费。春节前夕接到通知，金英去乡民政所领了几百元。往常过年割七八斤肉，这次喜盈盈地赶集割了十来斤肉，谁知回家父亲一问缘由，就嗷嗷地吵起来，吵得一个年都没过好。

拒绝，无数次地拒绝，李文祥从来不做加法只做减法，虽然他绝对有资格享受尊崇，虽然他完全有权利享受优厚。

他符合离休条件，却不提出申请，至今没有享受待遇。1979年、2001年全国优抚对象普查时县民政局12次核查，1985年、1993年全县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排查，2009年全县新中国成立前后英模资料调查，还有军转干部普查等，他都有意“潜伏”或主动“漏网”了。

催他填写的表格一次次放在桌上，那个装满奖章奖状和证件的小布包就在抽屉里，伸手拿出就能说明一切，但它安卧于桌面之下，收敛所有的光芒，一动不动，沉睡。

这个李文祥，该要的他都不要，他还会伸手索取吗？他还会钻营谋求吗？他的欲望低到了尘埃里，他的境界高到了蓝天上。他是天地之间一面明镜，映无声，照无言，却使多少人折服、多少人省悟，又使多少人羞愧、多少人汗颜！

但他自己想得很简单：“国家还不富裕，自己苦点怕啥！靠自己可以生活，不要给国家添麻烦了。现在女儿大了，比以前好过多了。过去困难都没有要补助，现在要啥？”

有乡亲数落他：你种了半辈子地，还让女儿跟你一样？你能跟她一辈子？现在外面的人都在抢房买楼，你知道吗？

这是老人始料不及的，已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。他轻轻地说，咱是庄稼人，还要靠劳动吃饭，不劳动吃啥？

他说得坦然，说得安然。是的，舍生忘死打下江山以后，他没有一粒米不是靠自己辛勤挣来的，他没有一餐饭不是靠自己劳动得来的。虽然直到今天，他仍不富有，依然清贫。

村主任董明亮说，北街村民年人均收入4000多元，老李家的生活水准在全村属中等偏下。

李文祥老人到现在抽的还是一元多钱一包的假牌子香烟，只要冒烟儿就行。他身上的毛衣，是花25元钱买的。女儿初学裁衣送他的第一件中山装，是用别人当过丧礼挽幛的减价布做的。

### 一股清流 荡涤世风的清浊 问我们：你活得干净吗？

参加革命64年，党龄62年，隐功埋名，深藏不露，甘为乡间野老，不少网友将李文祥视为一位当代隐士。

归隐世外，放旷林泉，“大荒山参得红尘透”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古老情结。然而走近李文祥，你会发现，暴露于风霜雨雪的老人，忙碌于春耕秋收的老人，与白衣阁乡的所有老农一模一样，柴米油盐，喜怒哀乐，无所谓隐，也无所谓显……

正如他女儿所说：如果不是卢书记下乡偶然走进俺家，我也不知道俺爹有这么多故事。报告会上看到那么多人人为他鼓掌，我像做梦一样，没想到有这一天。但是，俺爹还是俺爹，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。

当一切恢复平静，这位老人还会安坐于村子里，徐行于家门口，如同一位寻常老农，还是一位寻常老农。

小乡村也“参得红尘透”。然而，一颗赤子之心参透的道理，朴素得如每天的粗茶淡饭，明白得如身边的流水行云。

村支书房灵镇送老人到省里参加春节团拜会回来，中途到高速公路服务区吃饭。在郑州两顿没吃饱，在这里吃了顿饱饭，老人随手捏起掉在桌上的饭粒放进嘴里。房灵镇忙去拦住，老人说：“掉了可惜。以前打仗经常饿着肚子，现在有米馍就知足了。”

这时老人身上还揣着小秘密。团拜会的果盘里，樱桃水灵地鼓着红腮，老人忍不住悄悄拿了两颗：“冬天的樱桃，给俺的小拿个吧。”家有两个孙子李壮、李显，小是4岁的李显。一路揣了200多公里，一进家门他就喊：“小，看爷给你捎了啥好东西！”摊开手掌，两只樱桃已挤烂了，小一把塞进了嘴里。

到省里出席报告会，老人被安排住进了最高级的宾馆。豪华的地毯，堂皇的套间，他睡不着，拄着拐杖里外转。太好了，躺在床上，床好，靠在沙发上，沙发好，面前还摆着苹果、香蕉、芒果。他吃了一个芒果一根香蕉，到床上迷糊一阵儿醒了，天还不明。他一个人坐在陌生里，问自己：我咋上这儿来了？

李文祥晚来得女，女儿出生，他53岁了；女儿毕业，他68岁了；女儿结婚，他74岁了；女儿今年33岁，他虚岁87岁了。

李文祥夫妇一直以减去20岁的状态扛着重活。家里4亩地分成了六七块，最大的才一亩，人家大型农机不愿来，至今都在用铁锹剜地，用镰刀割麦。前年夏天，85岁的李文祥在玉米地薅草时倒下了，头晕呕吐瘫在田里，幸好被村民发现送回家里。

女儿埋怨过爹，如果不从福建回来当农民，她就是城市干部子女，爹娘也不用这么受罪了。爹开导她：不要嫌贫爱富，不要羡慕别人，自己好好劳动。

如今地里打的粮食够吃了，花钱要靠小两口挣。女婿李金存常年在省外打工，去年春节从聊城回来的汽车上，他当建筑工挣的6700元血汗钱被人洗劫一空。老人只好劝道：“钱丢了再挣，人安全就行。”

金英的性格酷似父亲，从小就像男孩子一样当家长立势。17岁开始打工，走乡串户卖咸菜，赶集赶会卖布匹；当长途汽车售票员时，顺便拎空饮料瓶卖废品；当铁道口稽查员时，抽空去空车皮里扫煤渣；又到一家服装厂当车间班长。她还学会了开汽车、开拖拉机。

去年7月的一天，爹又在村口接她回家，她一眼就觉出爹的嘴角歪了。一量血压，高压220，低压180。她蹬上三轮车送爹去看病，去县中医院要翻过金堤，她推不上去，只好走平路去新区中医院。爹一病40天，竟眼看不行了，医生提醒她：“抓紧给你爹准备寿衣吧。”她吓哭了，瞒着母亲，在村北杨树岗子上坐了两个多小时，对着天空泪如雨下……想起小时候下田，爹舍不得她干活，她说我都这么大了，爹笑了：“爹拉着你。”她坐在架子上，爹拉着她，结实的背影在蓝天下像一座山……

爹愧对女儿的唯有一件事。女儿上到初中毕业，放学回来，爹，我不想上学了。他知道女儿成绩还行，也想读书，只是为爹娘分担重负而辍学。可他当时一直闷头抽烟，半夜几次走到女儿床前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……误了女儿前程的爹，现在只能向女儿抵上被省委书记发现而公开的这一份光荣。

(下转A16版)